

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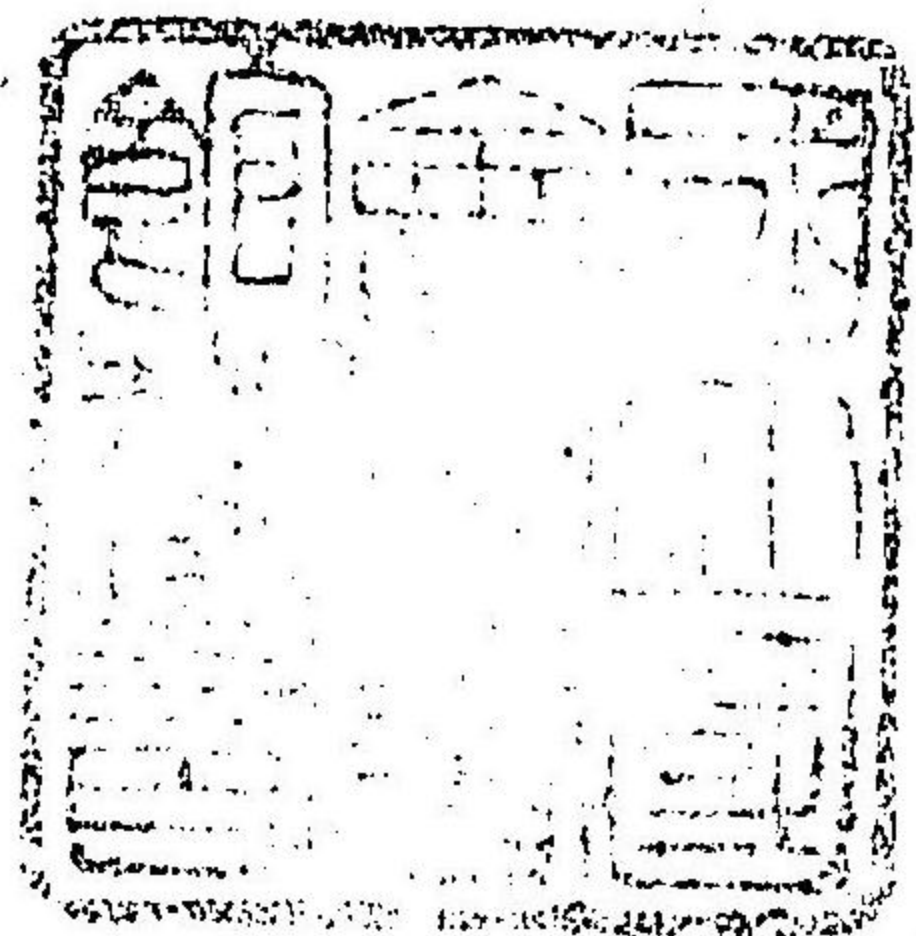
謝選拾遺

賴久太郎編輯

二

924.

R15A



338401

謝選拾遺卷之三

於字集

額乘子成選

游黃漢記

柳州

韓作柳碑銘曰  
益務記覽作詞  
章為深博無涯  
洪而自放於山  
水間山水與柳  
之文相發而抑  
文中狀山水若  
最獨出言今不  
知其源由蓋  
獨造創獲也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  
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龍泉東至於黃漢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漢最善黃漢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  
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  
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沉沉無聲，然山舒水緩，皆筆有造化。

次曰月，瑤之上。本有如字，虛伯注曰：月，瑤字。皆實字，若如字不得，今從之。  
次曰：指，瑤，不。得如十歲，萬。得如十歲，萬。無境不備，手有化。工不同，高筆。

此文起處未免。機史記至後十。記則飄然神來。不見竹由矣。

山無他奇，唯其。登望佳耳。故於。所望景勝上着。力與他記自別。泚曰：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元化人巧既盡。高鏡起後請小。記。

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為。

黛蓄膏滑，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

頽領斷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

大如鷓，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

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

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

為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與王聲相通，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

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

徙近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州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

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高下之勢以下  
九句古今詩文  
敘遠望臨賦之  
狀者莫盡於此  
莫妙於此

蒼然暮色至無  
所見云云亦高  
嚴情景與前數  
句相映為致非  
閒語也

以下屬清人柳  
州文中神品空  
前絕後者  
沈云句句剪削  
乃有此語稍一  
放筆便平常無  
矣  
沈評得之然後  
見其剪削不見  
其華墨之清不  
若觀此文者也  
沈曰筆墨孤受  
則字用法自史  
記來

與字於字亦如  
筆字屬筆意

遂命僕過湘江、綠深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岌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  
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浮、而不知其所窮、引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  
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  
元和四年也、

鈿鈿潭記

鈿鈿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曲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焚山  
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滾然、尤  
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結鈿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結鈿潭、  
 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嶸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燕鵲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魚鼈之遊、舉熙熙然、迴巧  
 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  
 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  
 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鷓、鄆、杜、則貴游之士、  
 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  
 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鈔售、而我與深源、克已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遺  
 也、

凡筆必曰土中  
 皆石或曰石上  
 有土而已一經  
 州之華乃如  
 此奇妙

此神來之句也  
 記中文字一覽

結慮感憤欲絕  
 柳文結法莫妙  
 於此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起法本諸記中  
此為最妙  
泉全謬

此日三潭中魚  
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摩詰神中有西  
余日恐不如柳  
州文中有所也

近清二字切而甚  
言所以觀之由  
而通篇精神亦  
動  
踏法清酒開後  
人法門

其世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此日三潭中  
魚數語定但  
後全不盡故  
意存深

詩選於遊者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篔簹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成坳，以為坳，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  
幽巖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及流者為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灘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  
多楓柝，石楠，榿，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三都二京連篇  
累積不如此數  
十字米色狗欄  
動人

不敢專也云云  
是其所以記耳  
與前過清不可  
久居同結了又  
點出地名名義  
無一篇不變化

自結銀潭至此  
叙水聲凡三次  
愈出愈妙下大  
乍細無大奇然  
讀之覺可喜也  
問萬家一經清  
者之筆便化為  
清物也

舟行如窮忽又  
無際現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視  
之既靜其聽初  
遠是寺柝州獨  
過蓋自晉宋間  
文字悟入也

沈曰人之既靜  
其聽始遠補家  
家清高意風所  
及通休傳所  
亦言所以絕忽  
記年月著深之  
美於是始窮也  
一句掉尾結法  
又更

起法又變

沈曰連  
去不家湯  
石渠二

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搖蕩  
眾草紛紅駭綠藉藉香氣衝薄旋瀨退野豁谷搖颺  
歲時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水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為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餘百步得石渠民攜其上清泉幽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舊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苟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

幅員減百步清深多條魚又北曲行紆餘晚若無窮  
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水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席為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駢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攜為

前曰金石以為  
成近岸米石瓦  
以出為城為嶼  
云至此曰巨石  
為成達于兩崖  
若林若堂其實  
同一景耳乃草  
墨變化如是  
前狀水聲後併  
狀形聲  
此記此諸篇  
覺平平至結  
乃驚心動魂矣  
此結處與寺應  
物寂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同  
一驚絕豈淺人  
所能解  
歐九五代史外  
國傳結處似字

前曰金石以為  
成近岸米石瓦  
以出為城為嶼  
云至此曰巨石  
為成達于兩崖  
若林若堂其實  
同一景耳乃草  
墨變化如是  
前狀水聲後併  
狀形聲  
此記此諸篇  
覺平平至結  
乃驚心動魂矣  
此結處與寺應  
物寂葉滿空山  
何處尋行跡同  
一驚絕豈淺人  
所能解  
歐九五代史外  
國傳結處似字

此路  
先撤晚一路後  
叙一路是作史  
法也  
柳州記與遊  
黃溪記併篇  
其寫水寫石可  
謂及矣馬水之  
奇至石潤極矣  
石城山極矣  
沈曰沈洋水  
故是篇題旨  
又曰沈洋水  
出一支不  
七篇陸之  
沈以為學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且石為成達于兩涯若味若  
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  
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  
九屏之交絡之流縹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  
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潤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潤後石  
渠潤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處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  
介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又其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  
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仗是固勝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來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傳



余則謂一篇伯夷傳縮本也。絕妙結法亦非漢人所解。

体面好

石字鐘字一順一逆此文章定法

無此一段文字無色態濃厚原

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名是二者余未信之

石鐘山記

東坡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鄒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鵲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沈氏鐘字

不聞見而臆斷  
句沈云通首眼  
目是未然然着  
此句乃深遠矣  
獨言鄙元而及  
士大夫漁工水  
師以而字一轉  
入李勃支勢不  
板掉尾鄙李双  
收萬法匪俗

敘事空濶清曠  
非坡翁無此筆  
氣

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曾吹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曾吹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鄙元之所見  
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  
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  
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鄙元之簡而笑李勃  
之陋也

放鶴亭記

東坡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  
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  
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  
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且則望西山  
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  
則僚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題目是放鶴亭  
記却把酒為個  
陪客兩意對  
他人為之如何  
收到於鶴上今  
至不置結於對  
縮最本為一撤  
翻勢因以為結  
放蕩之甚

宋人記文大抵  
皆主議論後世  
甚做愈出愈奇  
此篇平平叙事  
末着數行議論  
沒緊沒要無甚  
結構而詭之有  
餘味乃兄恐又

日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藉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是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翾然歛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武昌九曲亭記

顧濱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窅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楹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衆漁

樓賢堂記叙山  
水環亦不下此  
篇

舟乳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林，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臨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寮亭為其遺址，甚缺，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廢。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景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涉，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嗣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樓賢堂記

穎濱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瀝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款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遠客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于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心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埃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岩野水之隈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聘

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入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在四山之上，有美堂記。

六一

歐公文要卷其  
堂號  
次曰首言有  
地有湖山美  
而美一州句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此，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執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略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

大舉天下之樂  
夫云云清人曾  
份者評之以為  
句弱是不欲知  
歐文佳處者

九州腥羶雖金  
陵錢塘不免汗  
可觀乎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為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闊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為。覽人物之盛，厭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為。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借竊

文有滿意者難  
多獲如此文致  
景不數語而錢  
塘風景如在目  
底真古今有數  
文覽范文正告  
陽樓記徒賞葉  
范矣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

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

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嚴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邠者必皆朝廷公

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古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

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

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

以知其人論

不修明書之榮不執其梅公之曰獨從都會之盛華胡  
山之明麗若意見他處不能與若而此獨兼之遂管  
脫知甲如甲道九筆下二小得管若而此獨兼之遂管  
子曾登吳山西眺波濤私金碧繡繪不望江流銀朝如  
馬交若無極而下則紅塵合人自意甘也  
如置身會堂此又令人自意甘也

謝選拾遺卷之三

謝選拾遺卷之四

道字集

賴襄子成選

平淮西碑

昌黎

昌黎畢生大手  
筆事實為此篇  
試想其受詔運  
思先下一筆如  
何着語着他開  
口唱起一天字  
次以一唐字起  
勢叙出何等眼  
孔何等手腕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余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脣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  
唐室之亂自玄宗始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隱適去穠莠不蠲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  
臣朝乃考圖數責曰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



作碑文不可不叙當時諸將姓

名新署兵數今乃借憲宗口中呼出歷歷一個不漏故不見堆疊碎瑣之病而愈繁愈雅又描寫憲宗英風鬚眉畢動非必擬虞書命官也

數次呼度非是歸重晉公以此勢乃不板

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群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瀘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發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臣下指裴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翹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讓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釋尊戰功晉公  
袖手享之履見  
之叙次中明白  
如此當時何因  
憤懣

通篇歸功於皇  
帝真得休得實  
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神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徙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子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叙明心切獨詳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泗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蒸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文先呼天次呼  
唐而詩先呼唐  
次呼天錯綜得  
妙

子家與文中子  
有象皆唐字針  
線

天祿終天字線  
常而蕭宋曰天  
子天子是合線  
天唐兩項為一  
也

不休息手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執居近土嬰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肅宗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歡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執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總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譟欲事故帝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賊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懋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來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頽頽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賊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我今盱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遑呼天子至末  
照由明斷韓公  
本意如揭不獨  
臣子之言當然  
其實如此非諛  
也

敘議夾雜而風  
神益道不暮史

遑而得史遑神  
隨恨不情此華  
作一部唐史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誅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莫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張中丞傳後叙

昌黎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閑家中奮

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計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解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批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此蜂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次曰以上詳辯  
計遠補本翰所  
未及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國守時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悉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我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

又何說當當時論者有責遠死守者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適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敵避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譏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接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大聲一喝噤敢  
口而奪其氣見  
比逆亂設淫辭  
數句罵得痛快  
是韓公本色比  
史遷更覺生氣

是寺處直通史

次曰此段敘南  
霽雲事南霽雲  
所不及

報上議論中擁  
兵坐觀來叙議  
澤融得休

雖已所見聞言  
之故有俯仰感  
慨之致吾知李  
翰傳平直叙  
心無是等風神  
不獨其筆力馳  
絕

以字恐衍

祝曰從張籍聞  
于嵩語叙張巡  
較事補李翰所  
未及

齊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與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而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負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及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露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

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睢、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悉不錯  
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  
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  
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畫人物者寫畢  
照暗以即其法

主簿尉云云是  
却似太史公口  
吻

叙事是昌黎獨  
擅履史漢又無  
此也

此文在記文中  
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不知是何  
以為昌黎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

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萬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萬有田在毫宋

間武人奪而有之萬將請州訟理為所殺萬無子張

籍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昌黎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明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專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

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

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付不足

塞責既禁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辨去才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

書前任人名氏  
大是有情

寫出絕悶絕不  
平之意耳

通篇以敘事為  
識論標雅濃厚  
其氣味色態並  
通西漢歐蘇曾  
王夢想所不及  
也  
目錄是寺殿當  
時可觀而叙之  
以儀礼句法高  
於太史公

矣。

雖學西京畢竟  
是遠若本色非  
如明人句句摹  
擬也。

鄭權嘗以此文  
當座右箴有用  
之文不可文章  
家言視之。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  
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  
若相持水漉漉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哉  
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送鄭尚書序

昌黎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扉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  
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颶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柙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見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翕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始諷其不可失  
體而次諷其不  
可苛細終諷其  
勿敗於貨蓋皆  
鄭項門一賦

到底不着一句  
議論而大議論  
在其中宋人所  
不能辨沈云古  
與錯綜法度亦  
極嚴整  
沈評未名當曰  
古襟藻雅味厚  
色濃  
雖不如昌黎  
雄傳錢叙然亦  
足雁行耳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賣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待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段太尉逸事狀

柳州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噉輒奮擊折入手足推金高

璽盜盈道上見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邪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怙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漿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宋景文廟書刪  
 去下吾字遂為  
 不古咲柄夫割  
 响文猶可刪抑  
 宗元寧可刪乎  
 景文可謂沒服  
 目鈍漢也  
 暴字亂字罪字  
 皆用頂針法以  
 狀拉雜峻急語  
 氣是史記法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  
 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諱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遂卧軍中、  
因神人時志分陽全才  
 不解衣、戒候卒擊林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人數  
或人未報耳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謨、謨感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沈曰凡免事三  
 一馬其剛正一  
 寫其結惠一  
 其清前故一  
 生至此以可一  
 則此致命大節  
 人之共喻不虛  
 史宦之直也後  
 劉昭權唐書信  
 不米所上之狀  
 至宋祁始補入  
 沈曰自恨死猶  
 抱恨欲死後亦  
 沈亂時謬也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處租人應如是此中捐作用在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准西寓軍帥世帶叙人少榮剛直士  
 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藉、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謨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  
 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

今之稱太尉以下似一篇贊評

至此寫其平生狀貌言語如太

史公留其傳本廣傳皆於贊中寫其形貌柳州可謂善學古人者也

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

疋太尉塔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

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

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

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

馬負外置同正負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太

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

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獫狁過真

定北上馬嶺歷亭鄠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

事太尉為人拘拘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

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

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謹狀

三戒并序

柳州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勢

以于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造于

禍有客譚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藥

臨江之人敢得麋麇畜之入門群犬每涎揚尾皆來

其人怒沮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覺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蘇者，蓋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烏，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椀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

久無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而終不厭數歲其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圍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弄之隱處真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州

簡老大勝梓人傳與捕蛇者說伯仲之間也做名所由馳聞之曰云云乃借此為波瀾也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一句

以天性為妙  
汝曰此者勤民而不得其  
道者言若此虛其民如  
根者言一而固不待言也  
柳子言志蓋在善公治者  
一也又言問養樹得養  
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治  
善也又曰古人之相傳  
每於史法不得其傳而  
其人不可不埋及者別立  
傳以表其言之若柳子  
郭橐駝宋清法傳  
同於莊生之高言無庸  
例視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惟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為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馳曰我知種樹而已得此句使不平乎不然則與梓人傳同一摸樣

學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不如捕蛇者結處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登纒而緒、登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謝選拾遺卷之四

未字集

賴襄子成選

死節傳

六一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為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

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大原、賜以茅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傳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

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



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三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揚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

擊揚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侯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人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勤還策，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

屬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遼坊以兵少戰敗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蹄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四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贖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耶？願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為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曉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

衛將軍，黃衷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楊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楊。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於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破舟竹龍皆飄南岸。

為景安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求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率

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病。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代，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贖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開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

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後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入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周德威傳

六一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專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晉梁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

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  
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  
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  
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  
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  
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  
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  
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  
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  
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  
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  
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  
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  
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  
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  
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  
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  
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  
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  
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

驥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  
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備取  
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  
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  
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  
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  
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道人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  
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  
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矣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  
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  
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  
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  
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  
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  
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  
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  
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  
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

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繼可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于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

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



也德威先馳擲之以故莊宗卒能因弊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際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滹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宋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以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服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可上終日候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願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

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伶官傳敘論

六一

錦囊三矢是口碑俗說不得出之水紀而不可惜故不得已而見於伶人傳中遂贈笑于古人口

天盛衰者國事言消長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擊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

李嗣源

歐公議論每不直說破作俯仰低回之態所以文態綺麗史中論贊尤須用此俾使三蘇做之必致瞻明目一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

與昌黎張巡傳  
叙一泓而面目  
皆換彼叙議  
然兩斷此叙議  
渾融如斷如續  
則又得子骨  
法

一頓然後洗滌  
妙

得此一區考據  
見文非徒作說  
之覺有精神

讀通打透卷之三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明以甘泉諸將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矣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心不  
少屈辭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法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膺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芻豢山川為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名之是時梁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女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

沈云挿入自己  
用奇取勝在內  
文家用拓用擬  
法忽斷忽續華  
法如游龍沈評  
妙妙先獲我心

沈云勤歸本傳  
東住即以引起  
下文沈評得肯  
茶  
隱隱可見非  
篇精采屬

畫已百餘年云  
云是雖似沈語  
大有風韻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及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欺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必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憑吊古跡多悽  
愴悲深之意而  
此文叙本朝創  
業之跡畫出此  
宋全盛氣象如  
紙上有瑞雲祥  
烟是古今一種  
出色文字

公之為人宏壯  
而敦厚故其文  
章類之其宏壯  
可及其敦厚不  
可及是東坡所  
以有遜色

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  
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豐樂亭記

六一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歲中有清泉瀟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接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唐自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

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擬幽

芳而陰喬木、風霜冰雪、刺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變、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方山子傳

東坡

東坡自謂賦雖  
能言語於史事  
不是當行家後  
人亦服其議論  
不稱敘事然如  
此一傳所謂得  
龍門神髓矣  
少時云云伏按  
筆墨淋漓處是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  
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  
不遇、晚乃遷於光廣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  
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

其本色非故意  
撰史遷者

不先點姓名結  
搆奇處全在於  
此

此段文之中權  
得此前後皆有  
生色

而豈山中之人  
哉是故常謂

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  
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  
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  
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然以此句混融  
叙議如伯仲傳  
因之觀此怨邪  
非邪蓋神合也

文如游龍在雲  
中乍現乍隱究  
不露全身所以  
為妙

言是才力美之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廣間多異人徃徃陽狂垢汚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

謝選拾遺卷之五終

改正 皇國萬民必携

- 戶婚之部 計六十九條
- 地所共 寺院之部 計四條
- 家之部 計三十一條
- 公債証書之部 計七條
- 訴訟之部 計三十九條
- 金銀共 之部 計三十條
- 諸品証 之部 計七條
- 徵兵之部 計十三條
- 學術之部 計十二條
- 雜之部 計三條
- 諸規則 之部 計七條

通計四百〇五條

三本彦 七編輯  
渡邊積一郎 增補

銅版西洋形 定價七十五錢  
頗ル 美本 壹 冊

設書ハ方今各民生活ニ關係スル諸願屆非ニ諸規則証文彙等ヲ編輯シ上卷ノ体裁ハ同種ナルヲ擬シ一  
部類トシ且ツ三段ニ仕切中段ニハ本文ヲ載セ上段ニハ其關係スル官省府縣ノ伺ヒ指令ヲ示シテ參  
照ニ供ヘ下段ニハ本文ニ接續スル諸布達等ヲ掲載ス例ヘバ地所ノ部ニ地所建築讓與証書式ナレハ  
其下ニ土地賣買讓渡規則ヲ出ス都テ此類ヲ本文ニ接續スル告達ヲ云ナリ  
右ノ如ク其告達ヲ參照熟知セザル時ハ後必ラズ臍ヲ切齒ムノ憂ヲ醸スベシ且ツ下卷ニハ尚諸規則  
及ビ民家日用ノ要ヲ列記ス實ニ全備不欽ノ寶書ナリ  
天下此書ノ類少ナシトセズ然レドモ人智ノ開達ニ從ヒ立法ト雖凡隨テ變換セザルヲ得ズ吾邦諸  
布告達シノ類モ變換スル者少シトセズ然ルニ從來書籍ハ已ニ廢止ニ歸シタルモノヲ掲スル等修有  
之是等ハ世ニ益ナキノミナラス却テ人民ヲ惑スモノト云モ可ナリ此書ハ然ラズ日新改正ノ公文ハ  
遺漏ナク是ヲ掲載スルモノナレバ實ニ人民必携時モ欠クベカラザル論ヲ待テ入江湖ノ諸務一書  
ヲ購求シテ共誼ヒザルヲ知リ俟テ題號ノ欺カザルヲ賞シ賜ハンコチ是庶幾ス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角

三水書樓 敬白

